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亚洲与一战

一部共有的历史

徐国琦 著 尤卫群 译

. M. 6 MONT KEMMEL
Br,

Souvenir

de la Guerre 1914-18.
Van den Oorlog
Of the War

Camp Chinois (Annamites britanniques)
Kamp van Chinoezen (Engelsche annami
Chinese (Pekin) Camp British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亚洲与一战

一部共有的历史

徐国琦 著 尤卫群 译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First Edition

by Xu Guoqi

Copyright © Xu Guoqi 2017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7.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or ambiguities in such translation or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thereon.

All rights reserved.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进字 21-2020-12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与一战 / 徐国琦著；尤卫群译.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5

ISBN 978-7-220-11807-4

I. ①亚… II. ①徐… ②尤… III. ①第一次
世界大战-关系-近代史-研究-亚洲 IV. ①K143
②K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38176号

YAZHOU YU YIZHAN

亚洲与一战

徐国琦著；尤卫群译

责任编辑：张春晓

特约编辑：鲁兴刚

装帧设计：彭振威设计事务所

内文制作：李丹华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270mm×960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278 千

版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978-7-220-11807-4

定 价 7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10）84255532 转6085

i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
想
国

imaginist

献给

杰·温特 (Jay Winter) 与何复德 (Chuck Hayford)

序 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考验，既考验发动这场战争的国家，也考验它们在全世界的附属国和殖民地内的控制权的合法性。战败意味着在本国失去政权，在海外失去殖民地。无论结果如何，1914年爆发的这场大战象征着帝国世界的重构。如果加上1917年前后一系列俄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其中第二次俄国革命（十月革命）使俄国退出了一战——以及美国加入一战的影响，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到，全球力量熔于一炉的汇合重整贯穿于整个大战冲突之中。

在1919年的战后和平会议上，旧帝国企图稳定或巩固他们的强国地位，但所有人都能看出，一战使美国和俄国崛起，释放出可能代替欧洲人统治帝国世界的另一股力量。俄国甚至都没有在和会上出现。由于威尔逊无法使参议院批准通过《凡尔赛和约》，美国的领导地位也一落千丈。列强在凡尔赛拼命谋划世界的持久和平，但事与愿违，他们所启动的力量有一天将毁灭整个旧秩序。为《凡尔赛和约》辩护的人认为它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我并不认同这个看法。

1919年在巴黎产生的是哪种“和平”呢？全球性的武装冲突仍在继续，在某些国家，如土耳其和俄国，残酷的内战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初。就殖民地世界而言，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印度

及朝鲜都发生暴力骚乱。凯末尔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从而放弃了部分伊斯兰地区，伊斯兰教权力失去了重心。很多穆斯林对英法在其殖民地选出的地方统治者的软弱表示不满。1920年末，穆斯林兄弟会在这种伊斯兰危机中出现，并且存续到了今天。

与此同时，国际上出现了将殖民地转化为新成立的国际联盟托管地的潮流。这种体制最终导致许多殖民地发展成完全独立的国家。在欧洲以外，第一个加入主权国家行列的是1922年独立的伊拉克，但仍有人怀疑这些帝国强权（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的真意是建立一些改头换面的附庸国——你也可以称之为俄式波将金村，空有其表，实际上并非真正独立。

1918年后，通过压制和命令，殖民强权在亚洲的一些地方，如印度、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半岛和波利尼西亚群岛等地的统治得到巩固，或者进行了一些改头换面。要再经过五十年，帝国虚张声势的面具才会掉下来。即便如此，先是法国、英国、荷兰，其后是美国，仍然找到巧妙或者不那么巧妙的方法保持了对这些国家及其资源的控制。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的后帝国世界秩序，与之前的帝国世界秩序相比较，究竟有哪些差异？这是一个相当有争议并且至今依然众说纷纭的问题。

围绕一战前后数十年间动荡不安的帝国历史，人们已有相当丰富的文献研究。但徐国琦这本关于一战与亚洲的新著是开创性的，已经超出了传统学术研究的范围。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第一本从亚洲视角做一战叙事的学术著作，其核心是对中日冲突在一战中的转型，以及这种转型对亚洲及其他地区帝国的未来发展计划的影响做了深刻而重要的阐述。

徐国琦的著作从1914年战争爆发前二十年间的中日矛盾开始写起，就两国在战争期间及战后针对亚洲未来所持的互相对抗、彼此对立的前景，做出了非常清晰的说明。亚洲殖民地在新的自决秩

序下的发展历史，为（重组后的）日本、英国和法国帝国力量所统治的旧秩序所掩盖，因此，徐国琦的这本著作作为我们更好地了解整个亚洲的殖民历史打下了基础。

日本在 1915 年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明目张胆地表露了它对中国的帝国野心。它要趁欧洲各国耗尽资源，忙于相互间的军事毁灭之时，把中国变成其“附属国”。对中国而言，为了民族生存，必须参战并确保在协约国阵营拥有一席之地，这是利害攸关的举措，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徐国琦把日本外交的复杂内情及中国的反制行动，特别是中国派遣劳工团到西线的决策，生动地展现出来。关于这个课题，徐国琦是公认的权威。在本书中，他把中国的策略置于中国坚持参战国地位，以及中国有权帮助塑造其所在地区及其他地区的未来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一战期间乃至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与日本的力量明显相差悬殊，然而推动事物发展的正是这种矛盾。一方面，日本无法有效地征服中国，找不到足够的傀儡在中国替他们统治；另一方面，中国亦无法有效地抵抗日本势力的入侵。这种血腥及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主导了 20 世纪初期的所有事件，直到 1945 年才猛然结束。

徐国琦从亚洲的视角出发，对战争结束后帝国力量内部所固有的不稳定性，为我们做出了有说服力的叙述。他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共有历史的视野，而不是单独几个国家的历史回顾。所有国家都受到那种侵蚀性的、结构变幻不定的、分裂的跨国力量的冲击。在这些亚洲国家中，有一些人认为，欧洲在这场大战中的杀戮败坏了西方声称的自己有什么“文明的使命”。欧洲霸权在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又遭受了一次沉重打击，但仍要等到再经历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等国的财产及资源进一步大量损耗之后，这些列强才意识到他们无法永远保留他们的殖民地附属国。

然而在 1918 年几乎还看不到这种对于帝国强权之极限性的认

识。一战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帝国的战争。但是要想改变现实，就需要亚洲人民自己在战争中认清，他们能够作为完全自由的国家站起来唯一出路，就是通过发展政治、外交、经济及军事等多种力量手段，并且要懂得运用这些手段。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人类悲剧中，日本和中国将这些手段主要用于互相对抗之中。在本书以感人的笔触所描述的独立梦想实现之前，整个亚洲，事实上甚至整个世界都在这个铁的时代经受苦难。徐国琦对亚洲和一战的权威性研究，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重要方式，用精辟的说明，照亮了认识这段黑暗故事的路径。

杰·温特

耶鲁大学及莫纳什大学

2016 年 5 月

致 谢

如果没有杰·温特邀请我为他的《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撰写其中有关亚洲与一战的一个章节，就没有这本书的撰写。我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研究领域坚持多年，杰起了重要作用。十年前，我的第一本书《中国与大战》就由杰收入由他主编的剑桥大学出版社“近现代战争的社会及文化史研究”系列出版。杰不但就如何撰写这本书给予我指导，还愿意牺牲他的宝贵时间为这本小书写序，实在为拙作增光不少。我希望借此表达对他的真挚感谢，感谢他帮助我及很多人对一战形成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我也深深地感谢罗伯特·格沃斯（Robert Gerwarth），他担任牛津大学出版社“大战”系列的主编，说服我接下撰写这本书的任务，并在2012年邀请我在休学术假期间到都柏林大学的战争研究中心写作这本书。这个中心是一个非常棒的激励人思考的地方，在这里我得以同许多优秀学者论证我的想法。我必须感谢都柏林三一学院的约翰·霍恩（John Horne），他不但乐意介绍学院的藏书给我，还请我去都柏林他美丽的家中品尝美酒佳肴，花了许多时间同我讨论彼此都感兴趣的战争研究话题。我也要向凯特·达里恩-史密斯（Kate Darian-Smith）、安东尼亚·费内（Antonia Finnane）、芭芭拉·基斯（Barbara Keys）三位致谢，他们使我2014年、2015年在墨尔本大学的短暂

停留既快乐又充实。

在撰写本书时，我受到不少学者的启发，为此向他们深表谢忱，特别感谢戈登·约翰逊（Gordon Johnson）、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麦克·阿达斯（Michael Adas）、入江昭（Akira Iriye）、马雪松（Erez Manela）、弗雷德里克·迪金森（Frederick Dickinson）、杰·温特、罗伯特·格沃斯、约翰·霍恩、山塔努·达斯（Santanu Das）、玛丽莲·莱克（Marilyn Lake）、金伦·胡希尔（Kimloan Vu-Hill）、理查德·福格蒂（Richard Fogarty）、亚伦·克莱默（Alan Kramer）、拉蒂卡·辛格（Radhika Singha）、岛津直子（Naoko Shimazu），还有很多学者。我从他们的著作中获益极大，他们提供的观点和历史资料，都是本书的重要依据。我借鉴了这么多人的观点，恐怕都无法恰当地向每一位分别致谢。

戈登·约翰逊、杰·温特、弗雷德里克·迪金森、罗伯特·格沃斯、何复德和费德丽读过部分或全部手稿，并给予深入而精确的修改建议。匿名评审人亦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建设性的批评。虽然我对他们的意见并非全部接受，但他们不可或缺的反馈无疑让这本书变得更好。当然，这本书的任何缺点一概由我个人负责。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罗伯特·费伯（Robert Faber）和凯瑟琳·史迪尔（Cathryn Steele）不仅经常委婉地提醒我保持写作进度以确保我能准时完成计划，更重要的是，他们给了我非常需要的关键性支持，对我及这本书充满信心。

我要特别致谢哈佛大学瑞德克利夫（Radcliffe）高级研究院。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术环境，让我在那里完成了过去两本书的写作。当我撰写本书时，研究所再次邀请我分别在两个暑期去那里进行专项研究，为本书及时完成提供了十分关键的支持。另外，研究所亦慷慨聘任以下几位优秀的哈佛学生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的写作：诺埃尔·席尔瓦（Noel de Sa e Silva）、吉娜·金（Gina

Kim)、法图马塔·佛尔 (Fatoumata Fall)、安德鲁·李 (Andrew Lee)、卡桑德拉·威斯頓 (Cassandra Euphrat Weston)。这些学生协助我寻找各种语言的资料, 虽然他们完成哈佛学位时, 本书仍未能脱稿, 但我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对他们不可或缺的帮助表示感谢。我也要向研究院瑞德克利夫资助项目的两名优秀负责人表示深深的谢忱: 她们是分管研究员事务的副主任莎伦·布朗伯格-林 (Sharon Bromberg-Lim) 和研究院副院长朱迪斯·维科尼亚克 (Juhith E. Vichniac)。她们两位一直让我在研究所期间的工作卓有成效, 并且心情愉快。

我要感谢三位东京大学博士: 徐行、李启彰、陈萱。他们在寻找日文资料和翻译上给了我极大帮助。我非常感谢我的同事鲍兰雅 (Janet Borland) 和史乐文 (Charles Schencking), 每当我在日语及资料方面遇到困难时, 他们都为我提供帮助, 为我鼓劲。我亦要感谢吴翎君、广部泉 (Izumi Hirobe)、简·施密特 (Jan Schmidt), 在我撰写本书时, 他们都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我有幸就与本书内容相关的题目在以下地方做演讲: 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哈佛大学、墨尔本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日内瓦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维也纳大学、复旦大学、剑桥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暨南大学, 等等。各地听众的评论、批评及建议都使我受益良多。我也要感谢奥利弗·简兹 (Oliver Janz) 表示感激, 他邀请我成为其《在线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百科全书》的东亚共同编辑, 使我有机会与亚洲及世界的史学家同行密切合作, 进一步加深了对亚洲与一战关系的理解。

我由衷地感激香港大学的同事们, 他们在我撰写本书时给我以启迪, 并给予我慷慨的支持。我要感谢香港政府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研究经费 (HKU 752013) 资助和香港大学的基础研究经费资助。香港大学的同事们慷慨地给予我最佳研究成果奖和杰出研究

奖，使我在本书的研究和撰写中得到非常需要的经费资源。我亦感激大学给予我学术休假及研究假让我完成本书的写作计划。

最后，我要向我的家人致以深深的感谢。丘吉尔曾对一本书的撰写过程有这样的评论：“写一本书是一次探险，开始时像在摆弄玩物，随后变为消遣，接着它变为一个情妇，然后又变为主人，再后来成为暴君。到了最后的阶段，当你差不多安于这种屈服奴役的时候，你却杀掉了这个怪物，把它抛到公众面前。”在这整个周期中，当我长时间忙于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太太尤卫群与三个孩子一直都给予了我最大的支持。他们的爱、支持及鼓励最终支撑着我按时完成这一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写作计划。我要对他们所福佑于我的所有的幸福和满足，表达最深的谢意。

目录

绪 言 / 001

作为中日共有历史的一战

第一章 一战来到亚洲, 1894—1914: 从下关到青岛 / 021

第二章 一战在中国与日本, 1915—1918 / 042

战争中的帝国: 一战与印度、朝鲜及越南民族发展的转型

第三章 印度的一战及民族觉醒 / 065

第四章 殖民地越南与一战 / 107

第五章 朝鲜人: 从三一运动到巴黎和会 / 135

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处境: 高度期望与极度失望

第六章 中国、日本在巴黎: 新世界中的老对手 / 173

第七章 日本的种族平等之梦 / 208

走向新的亚洲与世界

第八章 亚洲重新思考它与世界的关系 / 239

结 语 / 279

缩语表 / 285

注 释 / 287

主要参考书籍 / 317

绪 言

大英帝国诗人鲁迪亚德·吉卜林最初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文明与混乱的对决，并设法帮助儿子约翰进入爱尔兰卫队服役。他曾为约翰写了一首诗《如果》，后来在英国儿童及军官中广为流传。这首诗以“如果众人皆醉你独醒，而你却因此遭到非难”开始，最后以“我的儿子，你将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结束。¹ 1915年约翰在洛斯战役中失踪，想必是阵亡。最近人们又发现了吉卜林的一首诗《赌徒》，其中写道：“三次负伤 / 三次中毒气 / 三次被摧毁，最后我还是输了，彻底崩溃。”另一段写道：“在疯狂之前，它的灵魂神圣如上帝。不要紧，坟墓会使它最终完全。”² 在《战争的墓志铭》中，吉卜林则痛苦地写道：“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何死亡 / 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的父辈说谎。”³ 显然，连吉卜林对这场大战的反应也是情绪复杂、一言难尽的。

一战爆发已经一百年了，而对于它的起源、影响和意义，人们仍然处于一种痴迷又无法厘清的沮丧状态。2014年《经济学人》指出，关于一战的书籍及学术文章总数已超过两万五千种。对于这场短短数年的大战争，大到国际秩序更广泛的意义，小到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具体事件的细节，每一个可能的方位和角度，无不被仔细考察。还有更多的相关书籍正在陆续出版。⁴

杰出的一战史学者杰·温特最近做出有力的论证：语言界定战争记忆，一战在“盎格鲁系”国家仍最具震撼力。在英联邦国殇纪念陵园里，一战牺牲者的墓碑上都刻着“非为荣耀，意义非凡”。在温特看来，一战期间“荣耀”在英国的名声并不好。但一战是用多种语言来叙述的。在法国，荣耀的说法仍然是战争时期甚至战后日常语言的一部分。⁵最近，评论员们已经准备好将一个世纪以前的巴尔干半岛局势与中日之间的情形进行类比，或者更有针对性地，在今日充满政治震颤的中东地区看到了堪与1914年相比的危机四伏。这些辩论无疑将会继续下去。

一战在今日亚洲的回响

在亚洲，关于一战的严肃的学术讨论和辩论才刚刚开始。对一战在亚洲的影响和亚洲人在一战中的贡献的研究，特别是从亚洲的视野出发的研究尚付阙如。虽然我们现在对日本、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个别国家的研究有翔实而富有洞察力的著作，但还没有一本书揭示亚洲的集体参与和一战对其社会的影响。此外，亚洲国家卷入一战的最终结果各不相同，尚无哪一本书以任何一种语言探讨它们的共有经历。人们可以争辩说，鉴于一战对亚洲国家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在那里对事件的定义和在其他地方是一样的。但是，当纪念一战一百周年时，我们对这部分故事的了解仍然有限。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关注，而且无疑还有许多问题尚未提出。

只有当我们了解中国和日本在一战冲突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了解导致冲突产生的那一代人之后，才能认清一战对于今天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我将论证，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中国和日本争相加入欧洲这场冲突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动力。一战可能早已结束，但它的幽灵仍然以许多扭曲的方式困扰着亚洲人。